

图像与历史的双重叙事及内在逻辑

——“以蓝为媒：普鲁士蓝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展评

王宇哲

(北京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北京 100871)

2021年11月，依托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Met）馆藏文物策划的“以蓝为媒：普鲁士蓝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展正式开幕。本次展览独辟蹊径地选取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蓝色颜料普鲁士蓝作为线索，从不同侧面展现了18-20世纪东西方绘画艺术的流变与相互影响，并追踪普鲁士蓝作为一种颜料如何从欧洲飘洋过海来到东方、再随着东方的美术作品又一次回到西方、在西方被重新发现和广泛使用的历史过程，为观众呈现了18-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宏大图景。

展览将图像和历史的双重叙事交织在一起，向观众讲述了艺术流变与历史演进两重隐线的内在逻辑，而这两重叙事正是经由普鲁士蓝纽带在一起。观众通过跟随着普鲁士蓝经由东印度公司跨越两个大洲的贸易流通，了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途径；通过观看和比较使用普鲁士蓝颜料的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印象派画家的美术创作和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作品，体察东西方绘画艺术的交流融合的视觉直观呈现。普鲁士蓝作为媒介，折射着图像与历史的双重叙事及其内在逻辑。

一、展览结构评述

1. 缘起：创造一种属于天空和海洋的颜色

作为展览的第一部分，“缘起”篇简要介绍了人类历史上用于艺术创作的各种蓝色颜料，从而引出展览的主线，也即发明于18世纪的德国的普鲁士蓝。同时，该部分也奠定了整个展览的基调，也即蓝色并不仅仅是一种颜色，更折射着科学技术、人类文明和世界艺术的发展历程。该部分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展出了一系列使用蓝色颜料制作而成的美术品，包括已知最早的人造颜料埃及蓝（cuprorivaite）的陶瓶、14-15世纪使用群青（ultramarine）绘制的身披蓝色长袍的圣母玛利亚以及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于1662年绘制的作品《持水罐的年轻女子》。在维米尔的作品中，女子身穿群青涂染的蓝色长裙，该作品对蓝色的使用与其名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有异曲同工之妙，展览对此也通过图像对比向观众进行展示。

该部分随后简要介绍了普鲁士蓝的发明过程，并通过文字展板补充了普鲁士蓝发明的时代背景，为后续展览做了铺垫。1706年，德国柏林的颜料生产商狄斯巴赫（Diesbach）在偶然间首次制造了普鲁士蓝，这是世界上第一种现代合成颜料。1730年前后，廉价的普鲁士蓝制备方法得到公开和普及。与此同时，亚欧之间的海上贸易逐渐发展起来，英国与荷兰开启了争夺海上霸权的漫长竞争，而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逐渐登上艺术史的舞台。

2. 传播：普鲁士蓝与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

展览的第二部分将关注点放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上，普鲁士蓝从欧洲飘洋过海来到东亚、经由中国传入日本，在浮世绘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第一次在某种地域性艺术形态中占据

了核心的地位。

该部分由两个子部分组成。第一个子部分注重历史事实的再现和历史逻辑的重构，细致而完整地讲述普鲁士蓝如何经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登陆印度、经由陆路运往中国、再经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全过程，揭示了一条不为人所知的、而又对世界艺术史和文化史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文化交流路径，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该部分首先通过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青花瓷碗和运往欧洲的由孟加拉穆尔西达巴德地区生产的仿英国形制的烛台等一系列文物，展示了17-18世纪东印度公司在欧洲和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之间繁忙的贸易活动，向观众指出东印度公司在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常被低估的巨大作用，而普鲁士蓝正是经由这条路径传入东方。在1775年的档案中，已经出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英国出口普鲁士蓝到中国广州的记录，这种进口普鲁士蓝的贸易活动一直持续到1827年前后。¹在此之后，由于有中国水手在英国学习了普鲁士蓝的制备技术，并回国开办普鲁士蓝生产工厂，普鲁士蓝生产完全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中国停止从英国进口普鲁士蓝，而日本的普鲁士蓝颜料最早也是通过中国的中介在1782年前后进入本国，最早的、有可靠证据的使用普鲁士蓝的日本浮世绘版画作品可以追溯到1817年。²该部分随后进入第二个子部分，聚焦于使用普鲁士蓝的江户时代日本浮世绘作品，将叙事的主体交由图像，展陈了一系列重要的、大量使用普鲁士蓝的浮世绘作品，例如葛饰北斋的知名作品《神奈川冲浪里》、《凯风快晴》和歌川广重的《大桥安宅骤雨》，指出了浮世绘作品的美学特征：视觉上的明快感和冲击力、大面积的高纯色块、色彩具有平面性、装饰性和意象性等特点。普鲁士蓝作为一种廉价易得的蓝色颜料，与浮世绘的上述特点不谋而合，因而成为画家表现神奈川的巨浪、富士山的天空和雨夜桥下的河水的不二之选。

3. 回流：普鲁士蓝重新出现在印象派画作中

1835年，“黑船事件”让日本被迫打开国门，随着日本幕府时代的落幕，日本把握机会向欧洲输出了大量产品，浮世绘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也逐渐为欧洲艺术家所知，曾经广泛出现在浮世绘中的普鲁士蓝也跃入了众多印象派大师的调色盘中。展览的第三部分着重呈现在浮世绘影响下印象派绘画作品的风格变化以及对普鲁士蓝的使用，通过选取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1874年创作的《划船》、梵高（Vincent van Gogh）1889年创作的《有柏树的麦田》和《柏树》等一系列作品，具体地展现浮世绘如何影响了印象派的画法和颜色搭配。展览把印象派的画作进行展出时，提供了对其产生影响的日本浮世绘作品图像以便观众进行直观对比，通过大量实例阐述了浮世绘的低视角、明亮的颜色和平面化风格在印象派作品中的体现。

4. 应用：普鲁士蓝与毕加索的“蓝色时期”

进入20世纪，普鲁士蓝在西方美术史上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集中体现于毕加索1900-1904年间“蓝色时期”的艺术创作上。展览的第四部分对毕加索在这一时期的作品进行集中展览，再一次印证图像和历史的内在逻辑对于艺术史的影响。就图像的逻辑而言，毕加索在“蓝色时期”的作品一方面大量受到日本浮世绘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先前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就历史的逻辑而言，毕加索在画作中再一次大量使用普鲁士蓝涂染蓝色色块，这是普鲁士蓝随着日本浮世绘一同进入欧洲、再一次被艺术家所发现、逐渐风靡于欧洲的绘画艺术界的重要证据。随着19世纪末靛蓝人工合成方法的发现，20世纪靛蓝逐渐取代普鲁士蓝成为画家首选的蓝色，而毕加索“蓝色时期”对普鲁士蓝的使用也是普鲁士蓝的某种“谢

¹ Bailey, K. (2012). A note on Prussian bl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anton.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57(2), 116-121.

² FitzHugh, E. W., Winter, J., & Leona, M. (2003). Pigments in later Japanese paintings. *Freer Gallery of Art Occasional papers, new Series*, 1, 1-56.

幕表演”。

展览最后回顾了普鲁士蓝从发现、传入东方、再次被西方发掘的历史和从浮世绘到印象派、再到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不同图像，从上述两条线索总结了普鲁士蓝何以映照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二、展览逻辑分析

“以蓝为媒：普鲁士蓝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展以图像和历史的双重叙事及其内在逻辑为核心，以普鲁士蓝为切入点，勾连了18-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艺术互鉴的脉络。下面分别对这两重叙事作一具体分析。

展览的第一重叙事是图像的叙事，强调图像关联背后的视觉逻辑。展览按照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两个维度，编织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美术作品的图像关联，而这种关联借助普鲁士蓝这种颜色形态得以实现。展览注重使观众就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的风格对比建立起直接的视觉联系，这种视觉联系体现在两个层次：其一是颜色本身的关联，普鲁士蓝作为一种颜料出现在浮世绘、印象派画作和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作品中；其二是颜色背后的美术风格联系，浮世绘的平面化风格和明亮的纯色色块的使用深刻地影响了印象派的美术表现，而浮世绘和印象派的艺术实践又共同作用于毕加索的早期创作。展览注重呈现不同时期美术作品在上述两个层次上的视觉关联，这正是艺术风格流变的内在逻辑。

展览的第二重叙事是历史的叙事，强调历史细节背后的时代背景。展览着重展现了普鲁士蓝经由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传入东亚、经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历程，普鲁士蓝在东西方之间的传播是19世纪前后东西方密切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缩影，在普鲁士蓝在不同地域间传播的历史细节背后隐藏着宏观的时代叙事。展览试图以大量展品佐证这一东西方文化交流机制的存在，而这样的历史叙事同样是某种“可视的历史”。图像的叙事与历史的叙事相互交织、相互印证，在展览现场共同构成了一个更为宏大的文化空间，而这正是本次展览的独特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 [1] 刘畅,刘梦雨.清代“洋青”背景下匠作使用普鲁士蓝情况浅析[J].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7(02):137-157.
- [2] 戴琪微. 浅析各时期西方绘画中的蓝色[D].中国美术学院,2018.
- [3] 杨洋. 浅析日本浮世绘对西方印象派绘画的影响[D].吉林艺术学院,2016.
- [4] FitzHugh, E. W., Winter, J., & Leona, M. (2003). Pigments in later Japanese paintings. *Freer Gallery of Art Occasional papers, new Series*, 1, 1-56.
- [5] Bailey, K. (2012). A note on Prussian bl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anton.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57(2), 116-121.
- [6] Bru, R. Ukiyo-e and Japonisme in the Young Picasso's Circle. *Secret images: Picasso and the Japanese erotic print*.